

# 凝视理论视域下对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解读

张欣瑶

西北师范大学, 中国·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以其深刻的笔触,描绘了美国南方在旧时代走向新时代的剧烈转型图景。小说中,“凝视”(gaze)这一概念被提升到核心地位,成为表现旧权力与新权力对抗的重要形式。这些凝视并非简单的单向“观看”,它们无处不在,且与阶级和性别等社会权力结构密切相关。本文通过细读小说中的凝视场景,结合历史背景,探讨南方居民在新时代与旧时代的碰撞中表现出的复杂态度,揭示凝视作为权力、阶级、性别交织的象征,如何反映南方社会的动荡与转型。

**【关键词】**凝视;《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威廉·福克纳

## 1 引言

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围绕着杰斐逊镇的贵族后裔艾米丽小姐的奇异一生展开,她的衰败宅邸和隔绝生活成为了南方传统衰落的具象化。小说所处的历史背景是美国南方社会经历“重建”时期之后,旧有的种植园经济和贵族阶级权力体系逐渐瓦解,而工业化正在缓慢而艰难地确立主导地位。新旧权力之间的对抗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的持续拉锯战。

凝视无疑是理解这种复杂对抗关系的关键切入点。“凝视”(Gaze),是携带着权力运作或者欲望纠结的观看方法。它通常是视觉中心主义的产物,观者被权力赋予“看”的特权,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位置,被观者在沦为“看”的对象的同时,体会到观者眼光带来的权力压力,通过内化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赵一凡,2006)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凝视无不体现了这种社会规训和集体权力对个体自由的压制。

## 2 等级社会中的凝视

由于艾米莉的特殊贵族身份和小镇居民的期望,她成为了客体,而小镇居民则因其共同的理想成为了主体。镇上的居民密切注视着艾米丽的一举一动,尤其对她的爱情与婚姻生活格外关注。父亲去世后,艾米丽与来镇上铺设人行道的北方劳工荷马·巴伦关系日渐亲密。这份不符常规的亲密关系,引发了镇上居民的强烈抵触。

尽管艾米莉在面对凝视时表现出极度的傲慢,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未曾感受到他人凝视带来的压力。相反,她非常厌倦那些无休止的注视,渴望摆脱被凝视的境遇。为了避免镇民的目光,她别无选择,只能将自己封闭在房屋之中。然而,这并不能彻底断绝他们的观察。镇民仍然透过她房屋的窗户凝望着她,“艾米丽小姐坐在那里,灯在

她身后,她那挺直的身躯一动不动像是一尊偶像。”(威廉·福克纳,2021)似乎只有死亡才能真正使她摆脱这些凝视。而现实中,甚至在她去世之后,镇民的注视仍旧缠绕在她身上。正是他们的目光揭示了她的隐私,将她的一切暴露无遗。

镇民们对艾米丽的凝视,既折射出他们对旧有阶级观念的顽固坚守,也反映出在南方社会转型期,他们已不同程度地受到新思潮的冲击。这种新意识形态认为,旧贵族的社会地位因贫困而式微,而传统底层民众的地位则因勤勉与财富而日益提升。因此,昔日对她的崇敬已然消逝。他们甚至将艾米丽与她那位沉溺于过去、不识时务的疯癫妈妈相提并论,认为格里尔森家族自视过高,超出了他们实际的身份。

## 3 权威的凝视

根据凝视理论,社会中的权力关系通过“凝视”,即监视、观察和评价他人,得以体现和维系。艾米丽的贵族身份在他人目光的关注下成为一种无形的规训力量。她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实现自我监禁,“这个办法妙极了:权力可以如水银泻地般地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而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米歇尔·福柯,1997)尽管由国会设立的重建政府旨在摧毁旧有权力、推动南方社会转型,然而,其在地方层面的实际执政者却并非北方委派,而是当地的南方人。这源于内战后南方民众对北方普遍存在的敌意,使由北方人直接执政的政府难以被接受。这些被任命的官员大多是扎根当地多年的旧贵族或与艾米丽父亲同辈的显赫人物,他们深受传统价值观影响,将保护艾米丽这位旧贵族后裔视为整个小镇的共同义务。艾米丽对他们而言,不仅是传统文明的遗存,更是某种精神象征。因此,他们竭力维护她。其中,市长萨托里斯上校是艾米丽

最积极的保护者之一。他在任期内以特殊照顾免除了艾米丽的税款。由于艾米丽不愿接受任何形式的施舍，萨托里斯甚至编造了一个谎言，声称其父曾为镇上垫付巨款，以此将免税解释为政府的偿还，以维护她的尊严并促使其接受这一安排。实际上他是在用凝视巩固社会等级，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

随着历史的进步，年轻一代的镇长逐渐取代了旧统治者，建立了新政府。他们带着现代观念，试图削弱艾米丽因贵族身份享有的特权。他们坚决认为艾米丽应当缴纳税款，认为社会已经改变，她不再应享有旧时的特权。因此，他们对免除艾米丽税务的决定感到极为不满，开始采取措施规训她，促使她履行社会责任。新一代的领导者不再只是被旧有凝视所支配，也被崭新的社会意识形态所影响。

这些新兴的凝视投向平等、变革与现代责任，他们在权力的升华中，肩负着推动社会前行的使命。尽管心中渴望快速实现变革，摧毁旧有的权力象征，但他们的凝视中仍夹杂着对艾米丽的敬意，一份出于对传统所承载价值的微妙尊重。

#### 4 父权社会的凝视

艾米丽诞生在一个深受南方淑女文化和父权制度影响的家庭中，因此注定要承受男性凝视的压迫。在小说开篇，作者向我们展现了艾米丽的住所——一个被男性凝视规训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艾米丽终日受着男性凝视的折磨。她父亲作为父权社会的典型代表，扮演着“全景监狱”中监视者的角色，从凝视的角度看，他不仅是权力的执行者，更是通过视线将艾米丽置于一种被动的“被看”状态。从镇民的想象中，可以描绘出一幅画面：“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艾米丽小姐立在身后，他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艾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这种视觉安排暗示了艾米丽被囚禁在父亲建立的空间中，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成为男性凝视的持续对象。

米歇尔·福柯（2003）在《规训与惩罚》中为讨论凝视提供了关键性的空间意象。监视者的凝视使被凝视者陷入一种被动的“被看”状态，从而强化了性别与权力的不平等。艾米丽父亲手中的马鞭，不仅是实际的惩戒工具，更象征着暴力威胁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这一象征强调了监视和控制的手段并非单纯的审视，而是伴随威胁和压迫，彰显出父权制通过凝视和暴力结合的方式持续塑造她的命运。在父亲这样一种隐在权威的凝视背后，是如米歇尔·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指出的：“毋宁说，正是凝视建构了具有不可化约性的个人，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围绕

着它组建一种理性语言”。（汤拥华，2020）

父亲对艾米丽的高标准要求，展现了南方淑女文化中对女性的规训，他严格限制她的交往和自由，将她塑造成理想中的南方淑女形象。父亲的凝视不仅是行为的监督，更是一种身份认同的建构：艾米丽的自我认知在父亲的凝视中被不断规塑，她的自主性逐渐丧失，成为父权文化和父亲凝视的被动客体。她的顺从虽然迎合了社会的期待，但也让她逐渐失去了自主追求的能力。“规训权力是一种灵魂技术，它能将服务于自己的思想和观念通过加以规范和传播，使之深入人心，并让规训对象产生惯性的思维方式”。

（杨卫东，2002）随着岁月流逝，她虽没有反抗的行动，但内心在受到父亲不断的凝视与操控之下，积聚着对自由和自我认同的渴望。

#### 5 结语

艾米丽的一生，是等级社会凝视、权威凝视与父权凝视多重交织作用下的悲剧产物。这些凝视塑造了她，也摧毁了她。她试图通过隐居、通过固执、甚至通过极端的罪行来抵抗这些无处不在的审视，以期保护她所珍视的尊严与自我。然而，这种抵抗最终却将她推向了更深的孤独和疯狂。这种多重凝视的交织，不仅塑造了艾米丽的畸形人格，更折射出福柯所言“权力—知识”共生机制对身体的规训本质。福柯纳通过艾米丽的故事，不仅批判了旧南方社会僵化的传统与腐朽的价值观，更揭示了社会凝视作为一种无形权力，如何侵蚀个人自由、扭曲人性、并最终导致个体悲剧的主题。艾米丽的玫瑰，最终成为了她用生命所保卫的、那份不为人知的隐私与执念，它在黑暗中绽放，也悄然枯萎，永远铭刻在小镇居民的集体记忆中，也留下了凝视理论分析永恒的思考空间。

#### 参考文献：

- [1]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M]. 北京：三联书店，2003.
- [2] 米歇尔·福柯. 权力的眼睛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3] 汤拥华. 福柯还是拉康：一个有关凝视的考察 [J]. 文艺研究，2020，(12)：5-19.
- [4] 威廉·福克纳.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M]. 李文俊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 [5] 杨卫东. 规训与惩罚——《土生子》中监狱式社会的权力运行机制 [J]. 外国文学，2002，(04)：53-58.
- [6] 赵一凡. 西方文论关键词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